

林文月◎著

林文月 精选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林文月 著

林文月精选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文月精选集 / 林文月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225-4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5415 号

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谢锦
特约策划:陶媛媛
装帧设计:李佳

林文月精选集

林文月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字数 182,000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25-4/I.4131 定价:3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39-2925636

目 录

- 辑一 | 书 情 1
- 在台大的日子 3
- 我的读书生活 14
- 书 情 17
- 记忆中的一片书店 21
- 阳光下读诗 27
- 怕羞的学者 34
- 一本书 40
- 你的心情 46
- 终 点 52
- 一叶文集 56

辑二 | 欢愁岁月 59

父 亲 61

给母亲梳头发 64

我的舅舅 69

给儿子的信 78

欢愁岁月 84

台先生的肖像 90

因百师侧记 96

温州街到温州街 102

一位医生的死 111

尼可与罗杰 118

脸 129

辑三 | 窗 外 135

台北车站最后一瞥 137

不见瑠公圳 144

东行小记 152

马兵营之行 156

迷 园 166

白 夜 174

翡冷翠在下雨 178

路易湖以南 183

步过天城隧道 187

窗 外 195

辑四 | 幻化人生 203

交 谈 205

作 品 210

幻化人生 214

佛跳墙 221

糟炒鸡丝 226

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 231

秋阳似酒风已寒 243

夜 谈 249

风之花 260

A 267

辑一
书情

我仰头看层层书籍排列整齐，

有待我今后抽取阅读，

不时投之以友善的目光，

而书籍层层仿佛亦报我以有情之反顾。

在台大的日子

文学院前那一排榄仁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茂密繁荣？枝叶横生几越过行道投影半边柏油路了。举首仰望，阳光与青天在枝丫交错阔叶重叠的隙缝间透露。

记得在我教书那一段时间，车停驻其下，运气佳时，枝叶勉强可以遮盖车顶，免除下课返家时酷热懊闷；而当我学生时代，那一排树尚吝于提供行人遮阳；如今我再回来，它们竟变得如此茂盛，甚至带些苍老之态了。

木犹如此，时间流逝何其快速，没有声息，唯于形影间隐约可辨。

1

我考入台大中文系，在一九五二年。当时新生多在校门左侧的两排平房“临时教室”上课，属于孤立游离的族群。我每日骑自行车上课，需时约三十分钟。接近校门那一段罗斯福路，犹是田亩间泥路，颠簸多石，不小心会掉落田中。田中春季绿油油的新

苗如翼，秋则金黄稻穗垂复似躬。我把单车停放车篷内，向看守的老校工领取一个牌子，便踩着碎石路找教室。

碎石路是当时的椰林大道，从校门口直铺到傅钟^①，又仿佛更延伸至稍远处。我们那些新生只能对昂首阔步走向傅钟及更远处的学长投以羡慕的眼光；我们的活动范围，不分科系，大抵局限于临时教室那一区域。事实上，大一新生有许多课都属共同必修。

我们中文系那年录取的学生仅十一人，所以有一大部分共同必修课都与历史、哲学及考古系合上；外文系则人数庞大，自成另一班。王叔岷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王先生当时很年轻，教书认真，略微羞涩矜持，眼睛总盯着远处天花板。他改我们的作文，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文后评语，时则几乎另成一篇短文。犹记得发还卷子阅读评语，总是充满兴奋期待。

英文，不以系区别，而是依录取分数高下分组。我被分在第二组。同班多为外文系同学，另有法律系、政治系等人。中文系只有我一人，所以颇寂寞。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任课老师是美籍先生，采英文直接教授法，因此同样课本，两组的上课情形较他组紧张些。

除国文、英文每周四小时共同科目外，“中国通史”、“三民主义”和“军训”亦属必修课。“三民主义”和“军训”都排

① 台大校钟，因纪念前校长傅斯年而得名。

在下午，不逃课的学生还是占多数，但很多人利用那个时间温习他课，或阅读课外书，或瞌睡养神，教室内倒是颇安静。台大的学生很会考试，那两门课甚少人不及格，教官也十分满意。

“中国通史”，是由劳幹先生教课。没有书、也没有讲义，全凭仔细听，小心笔记。当时尚未有全录影印机，所以人人都得自己笔记。劳先生学问渊博，历史都在脑中。他总是笑眯眯上课，兴致好时，会把双臂前后甩动，好似为自己的演讲打拍子似的。一次，他边甩手边讲课，讲到一半忽停顿说：“不对、不对。方才说的弄错了。”接着再讲对的一段。我把笔记的一大截划去，重记对的一段；心想：先生大概是偶然分神弄错的吧？验诸后日自己教学，方知，上课分神，确实并非学生的专权。

凌纯声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教我们“地学通论”，未免大材小用。那是我们唯一在文学院上的课。上课以前总有两位助教搬一大堆参考书放在讲台上。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我们如何看得懂？至今难忘的是，凌先生讲解蒙古内陆气候昼夜温差大，不得不穿着厚棉袍，白天则拉下一边的袖子透气。说着，他把蓝色的长棉袍钮扣解开，拉下左袖，露出白色的中式内衣。

我们遇见许多颇具特色的师长。当年中、外文系互有课程相调，且同班合上。中文系上外文系的“西洋文学概论”，外文系与我们合上“中国文学史”，两门课由两系的主任教授。英千里先生口才好，风度佳，无论希腊史诗神话，讲起来都引人入胜，他讲Helen of Troy，令我们陶醉入迷，不想下课。我觉得学问已

经在英先生身上化为筋骨血肉，而不只是书本文字了。可惜他后来因胃疾住院开刀，不再能为我们继续精彩的讲课。后半段由 Father O' Hara 及夏济安先生代上。欧神父幽默慈祥，《圣经》故事的讲解，与英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夏先生年轻而热心，课堂上认真教学，课下鼓励学生创作。《文学杂志》在他主持之下，培植了王文兴、白先勇、陈若曦和欧阳子等青年作家。我在二十岁出头时所撰写的论文能刊登其上，也是因为受到夏先生鼓励所致。

2

我第一次踏入系主任办公室求见台静农先生，是高一即将结束时，为了申请转至外文系。事实上，报考台大时，我的志愿是外文系，由于高中时期几乎所有读文科的女生都以考入外文系为目标，反俗叛逆的心态令我临时改填“外”字为“中”字，遂入了中文系。我向系主任羞怯嗫嚅道出转系意愿。台先生看我一眼，又仔细翻阅我的成绩单及其他资料，说：“你念得很好嘛！不要转了。”始料未及的景况，令我语塞。我大概是没有准备好接应那种景况的答办的吧。只得红着脸退出办公室，系也就没有转成。若干年以后，我写过一篇《读中文系的人》，慷慨力陈读中文系的意义和价值。那是我肺腑之言。

其实，我上台先生的课并不多。大二必修的“中国文学史”，

是与外文系合上的大班。台先生口才不如英千里先生，他采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为底本，而每多补充意见。直到先生过世后，我们才看到他原来已经有一份用毛笔楷字写的文学史讲稿，只是没有出版罢了。

大四那年，与研究生合上“楚辞”。台先生对古代神话有独到见地，于《离骚》、《天问》诸篇，反复考索，进度甚缓，却令我们见习到一种为学的典范。当时的教学方式不重量而重质。台先生和其他师长都没有教学进度表。他的“中国文学史”只讲到唐初，“楚辞”也没有讲完，但我们所学到的是治学的方法与精神，使我们日后受用不尽。我印象深刻的是台先生考学生的方式。他不喜欢出题琐碎，往往是一个大题目，令学生能够充分融会贯通，把整学期所读所思的内容整理表达出来。对于用心深思的学生而言，两小时的考试时间全不敷用，长长考卷密密字，有如一篇小型论文。许多同学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甚至恳求助教延长收卷时间。我也记得“楚辞”的期中考，是以白话文翻译《九歌》中的任何一首。试卷可带回家，且更可参考任何书籍，精确而流畅，是给分的标准。这种考试的方式，既可测知学生的理解力，复得以观察其文笔如何，确乎一举双得。我自己教书时，也常效此法；尤其遇到外籍学生，无论令其译成中文语体，或英、日文字，都能同样测知其程度。台先生有开阔的胸襟，他也是不断鼓励我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最力的师长。他不仅鼓励，而且阅读我的译文，甚至讨论和分享。

郑骞先生著有《从诗到曲》一书。他在系里所开课程正涵盖了诗、词、曲等广大的古典文学领域。我个人从郑先生上文学的课实最多。郑先生于各类文学的来龙去脉最重视，他的讲述最为细腻，时则又参与感性的补助说解。我们读他自己所编纂的课本，又仔细笔记。笔记隔周呈上，他都一一详阅评论，时或有一些鼓励及夸奖的长文。那样认真的教授，在当时及以后都是少见的。前些日子整理书房，偶然发现往时上郑先生课的三本笔记。虽然封面破损，纸张泛黄，字迹也已模糊褪色，却仍安藏在抽屉底层。我摩挲再三，许多年以前的事情，遂又一一浮现眼前，不禁百感交集。

郑先生也是我学士论文及硕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当时的大学，到了大三暑假，就得准备毕业论文题目，并且请一位教授指导撰写学士论文。我拟就建安文学探讨，郑先生建议，不如以曹氏父子之诗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这方面，过去写作的人似不多，而况当时资讯之取得颇不易，唯一的办法是：逐一研读三曹诗文及史料，定期向郑先生报告心得，日积月累，遂撰成青涩的论文。虽云青涩，但字字句句都是认真摸索所得。初次撰写毕业论文，予我独立思考及布局安排的训练，委实是难得的珍贵经验。其后，因为各大学录取的学生增多，师资不敷顾全，先是改为选修，继而似又废止学士论文。大学生毕业，只需修满规定学分、并都及格通过便可；遂与高中生毕业殊少分别了。

杜鹃花缤纷谢又开，几多青春欢愁的足迹蹭蹬其间而不自觉。从中文系第四研究室外走廊俯瞰花丛，忽焉已是研究所的学生，进出文学院大楼的心情，也不再那样羞怯不自在了。

其实，当初我只拟在系内申请一个助教的位置，安安静静过一种与书香为伍的单纯生活，便于愿已足。但事情传闻出去，台主任和沈刚伯院长先后召见，谆谆开导，勉励我务必要参与研究所的入学考试。那真是整个大学和文学院如同一个大家庭的时代。懵懂未明如我者，竟得到师长如许关怀。不敢拂逆那份期待，唯有加倍努力倾心以赴，遂考入了中文研究所。

台先生主持系所，看似无为而治，实则他自有学术的开放与前瞻的胸襟和远见。以文学研究之领域而言，我们曾有过黄得时先生的“日本汉文学史”、糜文开先生的“印度文学概论”及董同龢先生的“西洋汉学名著导读”等课程，恐怕在今日各大学的中文系所都是罕见的安排。黄先生的课，因为我可以自修，所以没有去选读。

糜先生早年曾派驻印度。他精译的泰戈尔《漂鸟集》^①及《新月集》，至今我都保存着。那些美丽而富寓哲思的诗句，引领我们异国情调的思维感受；奈都夫人的文字与史诗《拉玛耶那》，

① 又译《飞鸟集》。

也有别于《诗经》、“楚辞”，开启我们对于另一个古老东方国家的神秘向往和好奇。

“西洋汉学名著导读”与“日本汉文学史”，相对于“印度文学概论”，是两门比较硬性的内容，旨在启迪中文系学生的视野，认识汉学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状况。董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者，他在我读研二那年忽然开了那一门新鲜的课。同学们都很好奇，但风闻要读英文原著，董先生又以严厉著称，所以人人裹足不前、未敢选读。台主任眼看那么好的课无人选，便在注册日指派郑清茂和我二人登记选课。

整个学期，董先生只要求我们精读 James R. Hightower 的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虽然正式选课的只有清茂与我二人，旁听者倒也常有三数人。董先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严厉。他在自己的那间第六研究室上课，清癯的身子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后，偶尔会把双腿高搁于桌上，我们就看到他老旧修补过的皮鞋底。讲到高兴时，他常会干声笑笑，时则又从椅上快速奔走到对面的黑板急写几字。清茂与我各捧一书，轮流隔周做报告，然后讨论，听先生补充或批评。期末写一篇读书心得。我那时年少胆壮，相当不客气地批评了那本书的疏漏之处，岂料董先生喜欢，替我投稿于《清华学报》刊出。多年后，我访问哈佛大学，会见已退休的 Hightower 教授。他淡淡对我说：“我读过你批评我的那篇文章。那是我年轻时候写的书。”面色并无不悦。我回答他：“那时，我也很年轻。”